

兩個人

莉莉一直未找到理想的工作，說著一星期內攪掂，豈知一個月又靜悄悄地溜走，依舊無業遊民。

排行第八，家中唯一的女兒，所有的哥哥，放洋的放洋，成家的成家，沒有一個例外，莉莉當然不能倖免。

自從渡過二十歲以後，父母的觸角加倍敏銳起來，有什麼風吹草動，他們都打醒十二分精神。我說高寶貓呀！快活了卻老人家心事吧！HOUSEWIFE這份職業也不錯，況且你不是時常嚷著要試新職位嗎？

講到男朋友，莉莉自稱大把，若然要在其中選個「老公」，則為時尚早。

目前，她的策略是來者不拒，多多益善，總之，一於要定。

很嚇人？並不！這其實很相對性的，有比較才有進步。不認識占美的高度幽默感，怎樣分辨出保羅其實只是賣弄小聰明；又如，未碰到阿倫，老以為查利是全香港最靚仔；再還有，李察未出現之前，大衛毫無疑問是當代文學批評專家，只不過他後來立刻變得如此失色。

沒有選擇，教我如何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人，誰最好，莉莉爭論著。

莉莉裙下的男友們，每隔若干時候，便自動新陳代謝一次。莉莉活潑大方，靚，口才了得，整個人像春風一樣，吹得你渾身舒服，卻又往往虛無飄渺，無從捉摸，因而倍添神秘莫測。遠近的男孩子都慕名湧至，假使奪不到美人歸，做做朋友還是好的，況且未到最後關頭，也不知鹿死誰手，於是，大家都踴躍參加，雖然沒有獎金。

無論任何角度看，莉莉總是忙忙忙，時間表編排得密密麻麻。社交上，像隻穿花蝴蝶，使出渾身解數，應付了無窮盡的約會。他們都說莉莉玩起來頂瘋狂，近乎發洩！「係又點？要是不玩，玩就要盡興，人就是這樣極端，沒有中間路線可走。」她自己解釋。

夏季校外課程開學，莉莉一口氣選了素描、攝影、現代思潮、西班牙文，意猶未盡。還托人打聽潛水和獨木舟幾時招生。每分每秒都不放過似的。我驚嘆我的朋友把世界弄得七彩繽紛，越加發覺自己的生活暗淡無光，而我，生活永遠是分爲三部份，日間給了老板、晚上給電視機、假期自然是楊子健。

「小慧，楊子健還是一直跟著你嗎？」有一次莉莉問我。

我聳聳肩，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或者我怕接觸人，不能想像自己像莉莉周旋於男孩之間，談著天，說著地，若無其事，老實說，一多人的時候，心立刻亂，說話便出錯，故此，從來沒主動識男仔，漸漸地，反而習慣了楊子健，如同習慣了多年風平浪靜的生活。

噢！已忘了怎樣認識楊子健，記憶中，他和我家的大花貓、熱帶魚、學校、歌詠組、金陵戲院沒有分別，都是自少陪我成長的伴侶，所不同只不過，現在後者已統統遠離了我，而他卻不知怎樣越來越接近。

應怎樣形容楊子健好？認識久了，麻木磨平所有感覺，硬要說出來，那得讓我細想想。啊，對！他人並不太好也不太壞，身體健康，無不良嗜好，樣子免強過得去，中學畢業後跑去理工讀了幾年數，後來躲在間日本行當會計，不知道數目字是否太枯燥一點，最近他常向我講些不大好笑的笑話。

今天，楊子健又來了，像許多個假期一樣，兩個人胡亂選了些地點來殺掉時間，午夜快車太暴力，石澳到處是人，但這又有什麼唔妥，只要不是留在家裏，我們都害怕寂寞。

電視正放映「魂斷藍橋」，越看越覺得乏味。小時候，以為愛情便是浪漫的邂逅、然後哀怨纏綿的戀愛，最後因痛失愛侶而終身惆悵，但長大後的今天，看看自己，才發覺全不像樣，楊子健不是羅拔泰萊，我不是慧雲李，世間根本沒有電影中的愛情故事。如果楊子健突然在我眼前消失，我想我依然會像往常活得四平八穩。

葉萍